



出版基金项目
CHUBANJICHUJINJIYUZHUYANGMU

语言·文学·文化
研究系列丛书

A Study of Mark
Twain's Carnavalesque Discourses

马克·吐温 狂欢话语研究

张军学 /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www.bjtu.com.cn>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马克·吐温狂欢话语研究

张军学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容简介

本书以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统摄,用“话语狂欢”来界定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的文学创作特色,从“漂泊意绪”“种族关系”“两性对话”“话语狂欢”四个角度切入,解读和讨论马克·吐温的作品。作者指出:马克·吐温正是以其充满活力的狂欢手法,颠覆了一直以来统治美国文坛的欧陆“高雅”传统和白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富有本土气息的方言俚语,点化成美国文学经典盛宴上的珍品,从而创建了真正的“美国话语”。狂欢话语的建构和经典化,是马克·吐温对美国文学的真正贡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狂欢话语研究 / 张军学著.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11

(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5121-2453-0

I. ① 马… II. ① 张… III. ① 马克·吐温(1835~1910)-文学研究 IV. ① I7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7799 号

责任编辑:叶霖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刷者: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48×210 印张:6.75 字数:146 千字

版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1-2453-0/I·23

印数:1~5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

投诉电话:010-51686043, 51686008; 传真:010-62225406; E-mail: press@bjtu.edu.cn。

序

军学的这本《马克·吐温狂欢话语研究》，是他在当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老话说“十年磨一剑”，而军学的这把“剑”，却硬是藏在匣中无人知，整整搁置了15年！接到清样后，说实话，我真的隐隐有点担心，这么多年后才拿出来面世，论文原有的那点新意，是否会因为延宕太久而被冲淡，甚至“清零”？上网检索了一下各学术期刊网站，担心转为庆幸：马克·吐温始终是个热门的话题，巴赫金，也是个相当热门的话题，而巴赫金加马克·吐温，怎么就变成了鲜有人问津的话题？这些年来，巴赫金的“复调”“杂语”“对话”“狂欢”……所有这些概念叫得震天响，任你拿上一个，套用到马克·吐温这位美国讽喻文学大师的头上，不就是歇后语“姓何的嫁给了姓郑的”，成了“郑何氏”（“正合适”）么！可是奇怪啊，这个便宜怎么偏偏就没什么人来捡呢？

为寻求答案，我觉得还是应该查一查关于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接受史的研究。就这样，我读到了杨金才和于雷两位教授撰写的《中国百年来马克·吐温研究的考察与评析》。这篇学术综述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中一个子课题的结项成果，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上。二位作者在提要中指出，该子课题旨在“对1905年以

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后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接受之特点和成因加以考察和评析,廓清其发展脉络和存在的不足,以期今后马克·吐温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建设性的参考”。该综述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马克·吐温的研究作了一番梳理,特别是在对这一阶段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加以点评之后,我看到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事实上,早在 1999 年,张军学的博士论文(盛宁指导)《马克·吐温文化研究和解读》便借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吐温的种族主义关怀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论者指出,吐温在运用讽刺和反讽揭露种族主义之际,其惯常使用的文本策略,常常使读者完全误解他的本意,或者对他所想要表达的信息作完全相反的理解。遗憾的是,这一观念此后并未在中国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倒是有些络绎不绝的研究者更加热衷于“揭露”戴着“东方主义”或“种族主义”眼镜的马克·吐温。^①

看得出,二位作者对军学论文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研究马克·吐温的确是青眼有加,字里行间甚至流露出一种相见恨晚的兴奋,他们称这一研究具有“开创性”,这通常是相当罕见的好评;而他们对论文的一些见解未能引起中国学界足够重视而感到遗憾,则再清楚不过表明,他们认为军学这部吐温

^① 杨金才,于雷.中国百年来马克·吐温研究的考察与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8):137.

专论即使拿到今天出版，或仍有某种启迪后学的学术价值。

这一评价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尤其是 15 年前，那时我们对国外的一些批评理论、批评方法还不太了解，对外国经典作家的研究还仅限于从他们作品中扒拉出一点进步性，猛不丁地看到巴赫金对文学的一种颠覆性的解读，那震撼之强烈确实可以理解。

其实英美学界最初发现巴赫金时所受到的刺激也是一样的。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英译本刚出版，韦恩·布斯在为该书写的“前言”就说，英美文学批评一直是沿着形式主义的方向前行，一直在追寻所谓纯粹的“形式”，而小说，就其内在属性而言，原本就是一个抵制纯粹化的文类，它根本无法达到形式论所想象的“纯粹”，然而即使这样，许多小说家却还是不顾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努力去尝试讲一个“纯粹的故事”。他们在形式主义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找不到“一种用之有效（useful）的语言”来对“小说”这个“故事”（包括其情节、精神实质等）进行言说和讨论，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巴赫金！但是——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试图按自己以往的认识和思维习惯来“收编”巴赫金，例如，不由分说地将他们自己原先所从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批评，等同于巴赫金的“意识形态批评”，认为就好像是沙漏器的两个玻璃球，沙在其中颠来倒去，容器虽是俩，内容则完全相同。布斯指出，西方批评界这种对巴赫金“复调式意识形态批评”（polyphonic ideological criticism）的收编，被证明是“肤浅的”（superficial）。连布斯本人

甚至都不无懊恼地承认，如果他对巴赫金的著作不那么无知，那还是完全有可能去把握住他对小说中所谓“作者声音”那极为精妙复杂的抨击的，那样就有可能迫使他去纠正，或至少大大改变原先那种对所谓“作者判断”的看法——满以为“作者的判断都明摆在那里，只要想找就一定找到……作者无法选择是否应通过增强修辞性来证明自己，或让读者更有效地复述故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选定某个具体的修辞语”等。

布斯说，他终于认识到巴赫金所关注的其实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小说家的想象力的素质”——看他能不能将一些不受“独白性”意识形态掌控的声音纳入其作品。而看到这里，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啊哈——巴赫金不就是要我们从作者的主导性诉说中分辨出一个“画外音”吗？那还不简单！于是我们看到，被我们定性为“复调”的这样那样的作品中，都发掘出了“迥别”于以往读解的不同的声音。

关于“狂欢化”也有同样问题。由于最初介绍和引进巴赫金的诗学思想时，介绍者就着力强调，巴赫金从拉伯雷切入，进而扩展至对中世纪民间文学的这项研究，其本身就是对当时俄罗斯正统意识形态的一个挑战，这一研究成果应从双声部的意义上去理解，即是说，它一方面是中世纪民间文学这一悠久历史传统的记述，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斯大林时代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讽刺性的抨击。然而这样的基调却为一种简单化的理解“狂欢化”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复调”也好，“狂欢化”也罢，巴赫金的考虑远

要复杂细致得多。说它“复杂细致”，主要是指巴赫金的基本立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他并不是仅仅想达到一种对于现行意识形态的简单的否定。他就“复调”问题与卢那察尔斯基之间的那场不算争论的争论，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巴赫金的志向要高远得多，他所探望并致力于解决的，恐怕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曾触碰的更深层次的“诗学”问题，不是人们通常以为有关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效应之类的问题，而是试图讨论——

譬如，小说作者用以塑造小说人物的语言与小说人物自身所使用语言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在这一层次上，巴赫金明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普希金是不同的。而在这么相近的作家之间硬是要分出个子丑寅卯，可见讨论的问题远不是那种业已普及的一般性诗学问题。

再譬如，巴赫金说，西方长达千年以来的民间幽默文学传统，是位于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种现实，它自身构成一个复杂的意义体系，它与独断性的正统文化之间是一种既平行又对立的关系；它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就是笑，而这种笑，则是因为看到人类无法以其他审美方式摆脱上述独断性的存在而发出的。对这个人人都参与其中的“嘉年华”式的意义平台，巴赫金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分：“节庆狂欢”（carnival festivities），“戏谑摹仿文学”（parodic literature）和“集市语言”（language of the market-place），等等。而有了这些进入“狂欢化”的概念，我们能否还停留在许多论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好像捡豆子似的将我们认定的“狂欢”元素飞快地投入这一个个现成的篮筐中

呢？当然就不能了。因为这样做，说是沿用了巴赫金的模式，实际上是漏掉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巴赫金的学术贡献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他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审美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批评实践。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语言”的重视。他所谓的“复调”“杂语”“狂欢化”“对话”都是对“语言”的特指，他是从文本的“语言”切入，从中挑出获得意识形态准许的语言和被意识形态禁止的语言，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分析，进而确立两种不同的“亚文本”（subtexts）：一种是“狂欢式的”（carnavalesque），另一种则是“奇异怪诞式的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前者实际上是社会允许的一种话语机制，而后者则成为一种文学样式。然而，他的这一关注具体的“语言”，从“语言”切入的特点，自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巴赫金以来，在我看来则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是的，我们对巴赫金的研究出了那么多的文章，我们又运用巴赫金的理论对那么多的作家进行研究，可是，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正像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拉伯雷那样，是从“语言”这道门进入的呢？

借军学15年前的这份《巴赫金视野中的马克·吐温》正式发表的机会，又重读了他的这份论文，重读了巴赫金的诸多论述，将阅读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思绪，拉拉杂杂写在这里，谨此作为此书的一个序。

盛 宁

二〇一四年圣诞前夜，济南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马克·吐温批评的历史回眸	4
第二节 马克·吐温批评的新思路	18
第三节 马克·吐温文本与“狂欢”理论	25
一、漂泊意绪——狂欢化的主题	26
二、种族平等——自由的悖论	28
三、女人——腼腆的对话者	32
四、多声部的交响——话语的狂欢	35
第一章 镀金时代的漂泊者	43
第一节 密西西比河——多声部的源头	50
一、领航员——漂泊人生的起点	50
二、哈克的木筏子	57
第二节 西征东进	68
一、南北战争	68
二、艰苦岁月	72
第三节 傻子出游：朝圣者的新天路历程	79
第二章 跨越种族的樊篱	88
第一节 哈克与吉姆：自由的悖论	92
第二节 真假少爷：“另一半”之争	104

第三节 文本策略	113
第三章 两性的对话	120
第一节 生活中的女性	122
第二节 文本中的女性：扁平型女性	132
第三节 文本中的女性：丰满型女性	137
第四节 反传统女性形象	143
第四章 话语的狂欢	150
第一节 文本：狂欢的广场	153
第二节 话语：喧哗的众声	162
第三节 对话：永恒的主题	170
结语 多声与杂语的盛宴	182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201

绪 论

“……没有哪位别的作家像他这样充分地展现了美国的方方面面，无人能与他的丰富多彩的风格比肩，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也鲜有望其项背者。”^①

——布兰德·马修斯

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布兰德·马修斯为哈珀斯出版公司首次出版的《马克·吐温作品集》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他指出：“究竟要过多长时间，马克·吐温才能取得莫里哀和塞万提斯继承者的评价，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将来去解决。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他应该同莫里哀和塞万提斯，同乔叟和菲尔丁平起平坐，他们都是幽默作家，都是血性男儿。”如果我们把马修斯的评论纳入马克·吐温批评的坐标系并将它视为一个起点的话，那么，马克·吐温研究和批评至少已经走过

^① MATTHEWS B. Biographical criticism to Mark Twain's works [M]. Vol. 1 (The Innocents Abroad).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899: xxxii.

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争论、积累和更新之后，马克·吐温研究和批评已经形成严密的学术规范和多元化的趋势。2010年4月，在人们等待了一个世纪之后，《马克·吐温自传》由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为马克·吐温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本资源。然而，要给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的地图上作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殊非易事。我们似乎已对他了解得很多，因为他的生平和笔下的人物我们耳熟能详；但我们又对他所知甚少，因为一百多年来，经过人们的阅读、研究、演绎甚至塑造，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一个表里如一、前后一致的马克·吐温。在我们纪念马克·吐温诞生180周年的今天，对这位被誉为美国“文学的林肯”的巨匠所留下的文学遗产进行一番清点和整理，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处在一个方法图新与流派抗衡的文化语境中，一个本体反思的时代氛围中，一个重新判断和评价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节点上。当代西方文学发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所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爆炸”。作为跨越世纪的后来者，我们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克·吐温批评和研究，经过一百多年数代先辈的开垦和耕耘，已经是硕果累累。但如果我们能够以新的目光，从新的角度探讨，把马克·吐温放进历史的和现时的语境中作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能开拓出马克·吐温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其实，历代马克·吐温研究者和批评家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马克·吐温是一位杰出的幽默大师、讽刺大师，他对美国西南部口语和方言的把握达到炉火

纯青的地步，并成功地使之成为美国文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马克·吐温文本也在笑声和辛辣中表达了作家深刻的思想和厚重的人文关怀，展现了作家对工业文明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锋芒。马克·吐温那众多蕴藏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文本具有体裁上、语言上、话语方式上的诸多特点，因而具有多元化的审美价值。用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框架来统摄马克·吐温文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我们在关注马克·吐温批评时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理论的兴起，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已然成为文艺研究的主潮。历史、社会、心理与文艺各个不同领域在文化批评的大框架下，一面受到跨学科的整合，一面又作为“文本”被不同学派作语言、形式和结构上的分析、阐述甚至解构。而俄国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 1895—1975）的小说批评理论，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话语分析”和“文本解读”的众多理论当中独树一帜，以其鲜明的特色而备受瞩目。

巴赫金小说批评理论包含3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复调”（polyphony）、“杂语”（heteroglossia）和“狂欢”（carnivalness）。这些切入西方传统小说的新视角、新概念，是他在对19世纪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拉伯雷悉心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这些理论，对于马克·吐温研究和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将探讨马克·吐温文本是否明显表现出巴赫金的“狂欢化”所涵盖的话语特色和文体风格，并由此出发来考察和发掘马克·吐温文本的多声部、

多层次的审美价值。

当然，运用巴赫金的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吐温的文本毕竟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时代不同，语境更替，批评的观念与手段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但学术批评的任何方法论上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借鉴。因此，我们在进行新的尝试之前，也不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作一必要的回顾和梳理。

第一节 马克·吐温批评的历史回眸

早期的马克·吐温批评主要采用的是“一种认知式手法，把塞缪尔·克莱门斯的生平和作品按照自然秩序来加以考察”。^①撮其要者，属于这一类别的有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我的马克·吐温》（*My Mark Twain*, 1910），阿尔伯特·毕杰罗·佩恩（Albert Bigelow Paine）的《马克·吐温传记》（*Mark Twain, A Biography: The Personal and Literary Life of Samuel Longhorne Clemens*, 1912）和《马克·吐温书信选》（*Mark Twain's Letters*, 1917），默尔·约翰逊（Merle Johnson）的《马克·吐温作品参考书目》（*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Mark Twain*），爱德华·瓦根克内希特（Edward Wagenknecht）的《马克·吐温其人及其作品》（*Mark Twain: The Man and His Work*），以及沃尔特·布莱尔（Walter

① LEMASTER J R, WILSON J D. The Mark Twain Encyclopedia [M].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3: 659.

Blair) 的《原汁原味的美国幽默》(*Native American Humor*, 1937) 等。佩恩是马克·吐温的传记作家和文学遗产指定执行人, 掌管马克·吐温未发表和待整理的文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成为控制马克·吐温研究走向的专利权拥有者之一(另一位掌权人是马克·温的女儿克拉拉·克莱门斯)。他 1912 年出版的《马克·吐温传记: 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的个人与文学生涯》是一部洋洋五十万言的三卷本巨著, 被称为“迄今所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最雄心勃勃的一本马克吐·温传记”。^①然而这位“专利权拥有人”为我们提供的文本之于马克·吐温批评却乏善可陈, 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作者对其材料来源闪烁其词, 没有提供任何注解; 二是对事件发生的日期语焉不详; 三是对可能引起对马克·吐温的声誉和形象质疑的问题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种“垄断”的行为虽有维护马克·吐温形象和声誉的考虑, 却妨碍和损害了马克·吐温研究与批评的健康和深入发展。但一分为二地看, 佩恩为马克·吐温手稿的整理、编辑和出版还是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工作的, 应该说功不可没。

马克·吐温研究和批评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范·威克·布鲁克斯 (Van Wyck Brooks) 和伯纳德·德沃托 (Bernard DeVoto) 之间展开的那场大论战, 逐步走上了现代批评的轨道。这场争论对后来的马克·吐温研究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鲁克斯 1920 年发表了专论《马克·吐温的磨

^① RASMUSSEN K. *Mark Twain A to Z*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5: 351.

难》(The Ordeal of Mark Twain),对马克·吐温的艺术品位和晚年的悲观情结等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和责难。布鲁克斯的专著在批评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宣告马克·吐温批评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布鲁克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剖马克·吐温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他指出,马克·吐温表现出双重个性:既抵御习俗,又随波逐流;当一名艺术家只是他下意识的欲望,这种欲望以后又不断受到客观环境中“精神痼疾”的攻击,因为在美国芸芸众生的(包括作家的母亲和妻子)心目中,承认个性是一种罪孽,于是,马克·吐温的艺术天才步步后退,陷入绝望的境地。布鲁克斯在这本专著中试图证明:小市民的习俗、清教主义和假模假式的绅士传统,扼杀了马克·吐温的艺术个性;同时,西部这块文化的沙漠也不可能让一颗天才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马克·吐温的磨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所以,他的这本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一种假设的证明。^①尽管布鲁克斯的分析和论证不无偏颇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也是深刻的。平心而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吐温批评的开先河者。尽管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基本上持否定观点,但从后来的发展演进结果来看,正是布鲁克斯那刺耳的批评之声,在马克·吐温研究者圈内和学院派批评家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从表面上看,虽然布鲁克斯的批评受到了批评界的群起而攻,其声音很快被对马克·吐温的赞扬、歌颂之辞所掩盖,但他的批评方法和观察视角无疑催生引发了后来者的理性反思。

^①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8.